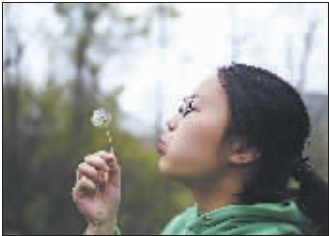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是一棵蒲公英

——一个打工子弟的十年成长记录

□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影报道



↑4月5日,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,琪琪在家抓紧时间写作业。这个家就在卫浴专卖店的后边,被人为“隔”出来的二楼,是仓库兼父母和弟弟的卧室,楼梯下的狭小空间才是琪琪的天地。

琪琪自述:

我叫琪琪,今年16岁,我是一名高中生,我的家在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,但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年,其它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。我的父母此前一直在北京打工,和我的叔叔、舅舅一样,在北京各自经营着一家日杂百货摊。听我爸说,我们周边几个村的人都是靠卖这些东西发家致富的。我在老家出生不久就被带到北京,上学时

都很融洽,老师们也对我很关照。记得有次老师让每个人介绍自己的家乡,当时我只知道老家在湖北,家乡的特产是米酒和麻糖,除此之外,老家在我脑海里并没有再多的印象。两个地方都待过,觉得北京的素质教育不错,我曾报了学校的茶艺课外课。在学校每学期举办的艺术节上,总会有一些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。

现在回老家快两年了,可以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我爸在县城开了家卫浴专卖店,我

们都吃住在店里,虽然艰苦点,但比在北京时好多了,我至少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。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搬过好几次家,住的都是老旧平房,上厕所都得跑老远。尤其上初中那会,因为搬家,每天都要挤1个多小时的地铁才能到校,基本一上车就坐地上睡着了。

从北京到老家,难免有小遗憾、小抱怨,但总体还不错,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对自己现状不满意的地方吧。我是2000年出生的,我们曾被称为跨世纪的一代,外界给了我们

太多的标签。其实我们就像蒲公英一样,不管飘到哪,都能落地、生长。

再有两年就高考了,刚回来时,我一心想考大学时考回北京,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,我爸妈年纪都大了,家里的弟弟才6岁,我上本省学校的话,一可以省钱,二可以常回家看看,照顾他们。虽然父母没有把我留在北京,但他们尽力了,并且很辛苦,我理解他们的选择。目前我的理想就是,考一所心仪的大学,给父母一个好的生活。

(杨登峰整理)



↑4月4日,清明节。和家人扫完墓后,琪琪手里拿着刚采的映山红,嘴里小声哼唱着歌曲,和弟弟轻快地向家走去。



↑4月5日晚上10点,下了晚自习的琪琪被父亲冒雨用三轮车接回。



←在祖辈的坟前,琪琪很认真地祭拜。10多年来,这是她第一次回老家祭祖。



←扫墓结束后,大家在老屋吃午饭,在男人们吃完之后,才轮到家族里的女人和小孩上桌。



←常年在外的人选择在清明节回家扫墓祭祖,平时荒凉的山村又热闹起来。



(更多精彩,请扫描观看视频)



2007年5月31日,琪琪和小伙伴在父母的摊位前玩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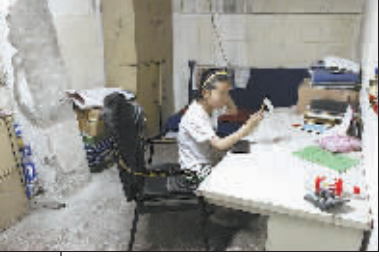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6月1日,琪琪参加学校的六一儿童活动。



2011年2月1日,春节前夕,琪琪和没有回家的小伙伴在杂货市场的走廊里一起踢毽子。



2011年2月4日,大年初二,琪琪一家在出租房里过年。



2011年6月1日,琪琪对着镜子戴新买的发卡。



2011年6月1日,放学后,帮父母照着弟弟是她的主要任务。